



白谷

11

版 出 社 天 明

喇叭書店

是傳播新文化的一隻喇叭
 他想盡力介紹一切有價值的
 新書於讀者；他想做一個
 雇客們的共同理想的書店
 使光顧的顧客都感到一些
 盡乎情理的便利。

地址 西單白廟胡同五

號

借電話 西局三三六九

華嚴月刊

第一卷第一期

于黃盧編

進化的宇宙

羅如

文學家的使命

盧

詩之藝術

于

論希臘悲劇

維

訂婚之夜

品

梅箋(寄明清)

許梅遺著

詩

品清 波西

夜的奇蹟

盧

孤靈

于

ZERO

高

歸雁

盧

詩人遺學(二則)

東

大題小做(二則)

筠

本刊每月出版一册
 本市每本定價大
 洋一角五分，半年
 六册大洋八角，全
 洋十二册大洋二元
 五角。郵費本市每
 册一分，外埠一分
 半。在十八年元月
 訂閱者八折，郵費
 照加。

華嚴書店經
 理部北平西
 城都城隍廟
 十四號。

明 天 旬 刊
第 一 卷 第 十 號
目 錄

小泉八雲晚年的一段生活

趙蔭棠譯

海涅詩一首

劉紹蒼譯

理髮匠齊德蘭 (續完)

德國 Heibel 著
楊丙辰譯

叫 賣

紅 樓

報 費：零售本市每份大洋三分，外埠

四分。半年五角五分，全年一

元，郵費在內。

通信處：北平東安門內東河沿二十九號

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出版

小泉八雲晚年的一段生活

趙蔭棠譯

小泉夫人述——

在一八九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我們從神戶到東京。我們曾聽說在Ushijome區有一所房子，我們就去看牠。那是一所純粹日本式的老房子，是沒有上層樓的；這所房子有個很雅致的花園與一個蓮池，牠很像一座佛寺。牠很陰森，我且覺得有鬧鬼的神氣。韓恩（小泉八雲的本名為Iatcedio Hean）彷彿很高興牠。然而我們沒有租牠。

到後來，我們聽說大家都知道牠鬧鬼；所以房雖然便宜，沒有人膽敢去住牠；結果，房東把牠毀了。『爲什麼我們不會住那房子呢？』韓恩說着帶一聲嘆息。『那是有趣的房子呀，那時我就想着了！』最後，我們安家在Ushijome的Tomihisacho，距大學約有三哩之遙。這房子建在山坡上，有個稱爲Kobu-dera的佛寺在牠的附近。Kobu-dera是「木瘤寺」的意思，因爲在這寺院一切的樑柱還遺留有木的節瘤，不加人工斧鑿的天然木，從前因爲此寺有許多赫介（一）花在牠的園裏，所以稱爲Hazidera。

（一）Hazidera是叢生的金花菜。

他很喜歡寺院，他常去Kobu-dera散步，他漸與一個善良的老和尚相結識，他很樂意與那和尚談些佛教的事情，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常作他的翻譯者。

差不多每天早晨與傍晚，他上Kobu-dera裏去散步。他不在家的時候，孩子們常說：「爸爸在

Koburiera裏呢！」

有一次我們上那里散步，我們有下邊的談話：「我能住在這里麼？」「我很高興當一個和尚！我要當個高鼻子大眼睛的和尚！」「那麼你就成女和尚了！而且Sano。就成小和尚了！——他將何等的好看！我們到那時天天吟誦佛經！」「在來世你要生成一個女和尚！」

有一天我們去那寺裏作日常的散步。「啊啊！」他很驚異的叫道。原來是三顆大柏被伐倒了。「爲什麼他們伐這些樹呢？我看這寺院裏的人似乎是窮吧。他們沒有錢用。噫，爲什麼他們不向我說一聲呢？我願意給他們些錢用呀！從小芽長成這麼大的樹，得費多少的年月！我有點討厭這老和尚了。討厭！雖說他沒錢。可憐的樹呀！」他極快快的走回家中。「我覺得難過！今天我一點也不快活。去對那些人說，以後不要再伐那些樹了。」他說。

自此以後他再不上那寺院了。後來老和尚上別處去了；管寺的是個年輕的和尚，就開始伐起樹來。

他很想住在清靜的郊外的一所小房子，院內有秀麗的園子，滿長着樹木。我找尋了好幾處；終於在Nishiohno找到了一所，純粹日本式，即在左近也沒有外國式的房舍，因爲他的熱望是要住在真正的日本。那房子既然建在冷靜的郊外，房子後身又有一個竹林，很合他的意思，所以他立刻決定了卜居此地。他因爲怕冷，所以要要一個房間新裝上洋爐，而且把讀書室向西開了門窗。他的書室，連着一個有洋爐的房間，與我的住室都修成了。他把別些事都要託給我，說，「我唯一的著作；別的事我不管；好媽媽尊前！」

在一九〇二年三月十九日，我們搬家到Okeby。他常乘着人力車到大學去；那大概費四十分鐘的時間。我們的房子一切都照着日本式裝置，只有一個洋爐子是例外，靠爐子的近處，也不得不把紙窗改為玻璃。

在搬家的那天，我替他整理讀書室的書籍。在竹林之間我們聽得那穿過靜寂中的歌鳥的調子。「真快樂呀！」他說，他是很高興這個新住宅。「但我的心是很愁，」他又說。「爲什麼呢？」我問道。「快樂對我是焦急之原，」他說。「我很喜歡在這所房子裏永久的住下去。但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

他很重視美。他太熱心於美了，所以爲之而泣，爲之而喜，且爲之而怒。這個使他逃避社交；這個使他成個離奇的人。在他看起來，玄想與著作是人生的唯一娛樂；就爲着這個，他捨棄了別的一切事情。我常說：「你在你的房間裏太孤寂了。在你喜歡而且找到別的任何你喜歡的享樂時，請出去。」「你知道我的最好享樂：思維與著作。在我有東西寫時，我很快樂，在著作時，我忘掉一切的憂慮與焦灼。所以你要給我些著作的材料。給我多說一點，」他說道。「我曾把所有的東西都說過了。我沒有故事告你了。」「所以你要出去，在你回來時，把你所見所聞的都告給我。光讀書是不夠的。」

我常在陰森可怕的夜裏，燈光暗淡之下，給他談鬼的故事，他常屏息的聽着，若有所懼。他的態度，那樣懇切的注意與表示害怕的樣子，使我講的更爲起勁。在那些時候，我們的房子就像鬼房子；我開始做些被鬼作祟的可怕的夢。我把這事告給他，他說我們暫停一時再說鬼的故事吧。

我在告他故事時，先給他說個大概。設若是有趣的，他把牠寫在筆記本上，讓我反三覆四的講。

而且當着故事是有趣的時候，他立刻變成非常的嚴肅；他的面色變了；他的眼睛顯出可怕的一切的樣子來。

在我像平常一樣講那 Okachinsan 的故事（在 Kono 的發端）時，他的臉立時成爲灰色；他的眼睛凝定；我覺到一陣畏懼。在我把這故事本末說完時，他稍爲鬆懈一點而且說那是很有趣。「血呀！」他反三覆四的說着；而且追問包含在這故事裏邊的境地與動作等等。「在什麼狀態上呼出『血呀！』？什麼樣的聲音？在那時候『Goto』的音，你想着如何？夜是什麼樣？我想着如此如此。你以爲如何？等等。」在我從書中告他原來的故事以外，他和我談論這些種種的事情。設若有人在屋外窺見我們那樣的談論，必以爲我們是瘋了。

「爸爸，來吧；晚飯好了。」三個孩子一齊喚他；他應聲說「好了，好寶貝」，很快樂的來在棹前。但在他專心著作時，他將說「好了」，說的很快。是答應很快的時候，他不立刻就來。我又去告他說，「爸爸尊前！孩子正等着你的。請你快來吧，不然，菜就走了好味了！」

「什麼？」

「晚飯好了，爸爸。」

「我不吃飯。我不是吃過了麼？笑話！」

「傻呀！請你夢醒吧。小孩子們哭了。」

在這種情形上，他忘心很大；拿着麪包只給自己吃。孩子們請他給他們劈開麪包。起初他原來在飯前用一些威士忌酒。後來他的身體稍微受傷了，他喝些酒。可是在這個時候，他常拿着威士忌酒，或者把鹽放在咖啡杯子裏。

但在平常吃飯時，我們是很快樂。他說些外國報上的故事；我講些日本報上的故事。Kiyoshi 將從紙窗縫裏往裏窺視。貓來在屋裏；狗來在窗下；他們分受他所給他們的香物。在飯後我們常唱些歌，很率真的而且很快樂的。

在我們很快樂時，他常跳舞或大笑。

在個年節的日子，我們的家裏的拉車夫忽然死了一個，是爲着喝酒死在我們家的門口的小房裏。這死人用被窩蓋着。一個客人來給我們拜年。客人看見那個說：「呀，是一個醉鬼在新年睡起來。一個快樂的人！」坐在近旁看守死尸的車夫用着粗俗的聲調說：「並非醉鬼，但是 *Bodhis* (一) ！」客人大吃一驚，立時逃走。數日之後，我告他這件事；他想像那受驚的人，覺得很有趣。他敘我復述那客人與車夫的談話。他常模仿着說：「並非醉鬼，但是 *Bodhis*，」的一句很自然而且單純的話。

(一) 死人的意思。

任何時他遇着合他脾胃的藝術品，他發出極熱烈的贊歎，即對於很小的藝術品亦然。他是個有精細而且懇切的心的大啊！在東京偶有圖畫展覽會時，我們就去參觀。設若他看見一幅他感興趣的畫，即令價錢很高，他也說很便宜。「你以爲怎樣？」我的丈夫說。「那太貴了！」我說，恐怕他不管

價錢，立刻買他。「不，我不說價錢。我說的是畫。你想着那很好麼？」我遂答道：「是的，我想，實在是一幅美麗的畫。」「那麼，我們要買他，」他說，「然而價錢是太賤了；讓我們再多出些錢。」講到我們的經濟，他完全委託給。我因此，我，小會計，有時在這種情形上作難。

他喜歡在小孩子們的坦白的談話上找些有趣的東西。其實他的至上的娛樂是與一件美的東西相結識。他聽着我的故事是何等的喜歡。屢呀，他死了！即令我有時得到些娛耳的故事，也沒有用了。他所極討厭的東西是儀節。他的愛和憎常是極端的。他常穿樸素的布衣；只有在冬天，他才特別加上幾個襯衫。在他有件新衣作成時，我勸告幾次，他才穿上。他很喜歡日本衣服，當由外邊歸來時，常脫下西裝，很安適的坐在椅子上吸煙。夏天在 *Yeni* 時，他常穿着浴衣與日本的拖鞋。

他常選擇任何東西的頂精美的質料，特別在購買我的衣服上，他常照着他的脾胃訂購。有時他簡直像個坦白的小孩。某年夏天，我們去衣料舖裏買我夏季穿的浴衣。衣料舖的人給他看各種的布樣，一切都喜歡而且都買下了。我說我們不需要這麼多的種類。他說：「但想想那個，一塊布只要一元半錢。請穿上這各種的衣服，只讓我看，也是高興的。」他買了三十塊，駁那舖的人都驚駭起來。

那些日本人，忘記了日本東西中的美點而去模仿西洋的形式，在他心中是很恨的。他惋惜日本因此將要亡了。所以他憎惡日本人假冒西洋的形式。他很高興 *Waseda* 的許多教授穿着日本的 *haori* 與 *hakama*。他討厭那穿着不諧和的西服的太太與那操英語的驕傲的小姐們。我們一天去 *Yeno* 公園的勸工廠。他用日本話問貨物的價錢。經理人，新派頭的小姐，用英語答他。他不高興起

來，拉着我的衣服就走。他充任 *Dasold* 教授時，校長 *Barne* 請他到他家中。他平常應請是很少有的。在門口，*Barne* 用日本話歡迎他。這種接待，他非常的高興，到家時他這樣說。在我們的家中的設備俱是照真正日本式的，即是下女的頭髮亦然。設若偶然買些國外風味的貨物，他將說：「你不愛日本的藝術麼？」他教我們的兒子穿日本的衣服與代替鞋子的木屐。有時與他結伴去散步時，我們的一個兒子穿着木屐。他說：「媽媽尊前，看我的腳趾。你不介意我們的可愛的兒子的腳趾，將像我這畸形的麼？」因為 *Barne* 的外貌很像外國人，他教他學英語。別的孩子都照着日本的規矩來教育他們。自從我們的 *maison* 的日子以來，我們就沒有請翻譯。日本的客人來我們的家裏照着西洋式而且吸煙，然而主人穿着日本衣服而且全照着日本規矩去接近他——一種奇異的對比。用他所有的有柄鏡 *Nose-Glass* 一照，他就能把生客的面貌的頂細微處看的清清楚楚。他是個頂近視的人；而那警覺的一分鐘就是他的觀察的全時間；他的奇異的敏捷的觀察常使我驚駭。

有一天我給他從日本報上讀以下的故事：「一個尊貴的母親，極端喜歡日本古時的規矩，絕對的反對近代的狀態。婢女照着古代的樣式穿 *Obi*。不讓用洋燈，只用紙的 *Lamp*。在這家庭不用胰皂。所以僕婢都忍受不下去。」韓恩很高興的知道尚有這樣的家庭存在。「我真喜歡那個呀！」他說，「我願意去拜訪他們。」有一次我和他開玩笑，說：「設若你沒有那個鼻子，你毫不像西洋人。」他就說：「我怎樣處置這個鼻子呢？然而我是個日本人。我愛日本比那生就的日本人還要愛呢。」

實在的，他用整個的心愛日本，但他對日本的誠懇的愛不能被日本人深切的了解。

在向他要求任何事情時，他不肯輕意應諾；然在他作每件事時，他用他的誠懇的而且整個的心

去工作。

有一天他向我說：「國外的人很熱望知道我的狀況。有些報曾登載韓恩死了。你想着如何？真可笑！——死了！」這就因為他的唯一娛樂只是著作，不受外部的攪擾。呀，在我這樣談我的親愛的丈夫的生活時，在我心中覺得我正罵我為什麼要這樣的談他。「韓恩現在那里？他已去世了。」這個是他的熱望——不求聞達於世。然而即令他罵我，我仍願意漫漫的談他。

在他正從事著作時，他是這樣的熱心，所以任何的小聲音都足以使他難受，所以我關於開門啦，關門啦，家人的脚步啦，都要教沒有聲音，保持家裏的安靜；當我必須進他的房間時，我總要先在外邊聽着他的烟管聲與他的高聲唱歌時才進去。但在我們搬到 Okubo 之後，我們的房子很寬綽，他的書室距孩子們的房間與門口很遠。所以他能在清靜的世界裏享受他的快樂。

在他作 *Mimashi Hoichi* 時，他把晚夕之來都忘了。在傍晚的微光的黑暗裏，他坐在椅子上深思。在他的房間的紙窗外，我用很低的聲音叫着作試探，「*Hoichi Hoichi*」是的，我是個瞎子。你是誰？」他從裏邊答道：他正想他自己手執着 *Uwa*。無論何時他在著作時，他很專心他的題旨。某日我進城回來，給他買了個手執 *Uwa* 的瞎和尚的小木偶。我秘密的放在他的書桌上。他發見了，喜歡那個，好像遇着一個久仰的朋友。在園林的落葉簌簌響時，他很嚴肅的說：「聽啊！*Uwa*」落了。他們是在 *Dan-no-ura* 的濤聲。」他很注意的聽着。有時我實在以為他是瘋了，因為他太慣於看見與實際不同的東西，聽得與實際不同的東西。

海涅詩一首

劉紹蒼譯

就是我底心破碎了，我決不將你抱怨，
永遠失去了的愛人啊！我決不將你抱怨，
你雖眩耀在金剛石的光輝裏，
但沒有一線光明能够射到你心底黑暗。

我早已知道了。我曾在夢中見你，
瞧見黑暗在你底心中，
瞧見蛇在吞嚙你底心，
我底愛人，我見你多麼不幸。

抒情短詩集之十八。

理髮匠齊德蘭 (續完)

赫爾貝著
楊丙辰譯

十

喇嘉得躺在她的床上，不得眠去。她爲一種巨大的苦惱所侵襲。兩個人底影子不住的幻現於她的心頭：辯哈得，生成一雙忠誠的蔚藍的眼睛的，和她的父親，她的可憐的，被離奇的咀咒所纏着的父親。不幸的女子「死」與「生」與你自己「一個」源泉裏湧流：愛情，本來一條綿綿不斷的柔軟的線索似的，穿繞你的青年靈魂裏的一切能力和奮勉，並且把這一切聯爲一種優美的和諧的，在你却是一團兇暴的攻城的白砲了，帶把你安靜的，溫柔的天性上的基礎支柱給你搖動了，並且把你眼前生命上的深淵給你掘開，替去把牠填平！

喇嘉得下了一個決斷。次日清晨她走至辯哈得身前，向他說：

「你在幾個星期以前要離開我們的家；我曾求你，不要走開，現在我不再求你了！」

懣哈得良久默然無言，既而他答覆說：「啊嘉得，我明白和諒解你的意思，我要去了。願你能得到那一種自相排解的力量，這力量是我將要缺乏的。」

「我仰望上帝助我」她回答說。

「那麼好」——懣哈得說，並且與她握手，——「我執向你作辭吧。你的父親，我不能再見了。他厭惡我如同一個魔鬼一般的怪物。告辭了，啊嘉得！」

他要扯回他的手去，但是啊嘉得緊緊的握着不放。他用強力把手扯脫，可是啊嘉得大聲哭着倒在了他的胸前，並且悲聲呼着：「告辭了，告辭了！」

正在這一瞬間齊德蘭由他的寢室內走出。他手裏正拿着個洗臉的盆子，他氣忿忿的把盆子擡在了地上，並且下手去抓懣哈得。但是他又一般疾速地撒開了他的手，向他道歉。對於啊嘉得他却攪起拳頭來：「你！你！」他用怒塞着胸臆的聲音喝叱，並且伸手抓着了她的頭髮。懣哈得見他這樣，就捉了他左右的肩膀，把他捧到地上。齊德蘭滿臉的怒氣着，並不思想向懣哈得報復，站起身來，直由門內奔了出去。

啊嘉得面色慘白，驚縮着依牆而立。

「噢，上帝呀」——懣哈得大聲嘆息着說——「我甚麼我到這所房子裏來了！」

「是的，爲甚麼呢，懣哈得」——啊嘉得差不多無聲氣的說。

「告辭了，啊嘉得」——懣哈得悵然的呼了一聲出來——「我不知道，我們兩個之中誰是魔鬼，

我或者你的父親！」

「懣哈得，懣哈得，現在不要撇捨我了！」啊嘉得大聲呼號，當在她瞧見懣哈得疾步向門口走去時，同時她疲憊不堪地昏然癱倒地上。

十一

齊德蘭忽忽的向前奔竄，好像要逃出地獄的一個樣子。他不息不停地抖着頭，見了一條道兒——是一條出這村落的道兒——就順着走去；他失去了思辨的能力，他不逗留地向前奔着。那一天正是三月裏頭一個較熱的天氣，太陽的光線火一般的灼炙，沉重陰鬱的空氣豫兆風雨底將至。齊德蘭不多一時走到他的村子附近的一帶林子裏來了；他沒有目的沒有計畫悵然的盲行，及至夜色上來時，荒野的叢木阻碍他的去路，於是逼迫他不得不在一顆樹下倒臥地上。雷聲隆隆的響起來了，火蛇一般的閃電穿射林木底枝梢，牠們的枝葉開始森然的鳴嘯，為大風將至的前鋒。齊德蘭畏縮着成了一堆兒；他幼穉時代對於風雨之夜的驚懼，和林木裏森然可畏的情形，又在他的胸脯裏生動了起來，他不覺失聲說出了一段心肝俱裂的話來：

「那麼我是被逐出了家庭之外了，二十年來我所居住的家庭；我不得不同龜蛇一處露宿，這我的女兒反安然吃她的麥酒湯，並且或許甚至要同那位夥計說些無恥的愛情上的開心話哩。噫，上帝時呀，這果然是真的麼，我所久已感覺了的——你不過只是一個幻妄的夢影，甚至「自然」也是騙人的哩？牠使樹和葉子一致團結，但是對於人類們，却永久地不能了麼？」

他這樣傷痛着，愈久愈向那為他一切所愛，一切所望，一切所信仰的所離棄的思想裏陷落了進

去；他的心不能馱載他的這些思想了，他沉入一種深深的瘧熱的昏睡裏。但是他女兒的影像却在苦惱他的夢魘裏自他的眼前走過。他瞧見她微笑，這使他的心裏無邊的苦痛，他瞧見她散步同着替哈得在一所美麗的花園裏，而他却是一個爲人所卑視的乞丐，在園底大門口立着；他瞧見她同着他，新婦新郎，成了對兒的同赴教堂，異常欣興地和冷笑地朝着擠在人叢裏的他瞧了下來；教堂裏的風琴聲和歌聲停止住了，宣教士走至祭壇前，他要開口，說降福新婦新郎的話了。這時他，齊德蘭，兇惡的咀咒着跳到了新婦的跟前，並且抽出一把刀子來，要殺死她；但是他刀子抽得拙笨了，刀把朝着他的女兒，刀刃落在了他的手裏；他的女兒不會受傷，他自己反把手指割了。替哈得笑起來了，他的女兒笑起來了，宣教士的莊肅面容轉成了貓惡的鬼臉，自風琴方面，歌團方面，一陣醜惡的聲音發了過來，五光十色的離奇火焰繞着穿過教堂的大廳。但是齊德蘭又用左手抓着刀子大呼：「我終究要殺死了你，殺死了——」

他忽然的醒轉過來。他的周圍一切悄寂無聲，只有頭頂上樹梢頭刷刷地在作響。月光澄明的下照着。齊德蘭引首四顧，意欲尋找可以回歸他的村莊的路徑，及至他將這小徑尋到之後，他就匆匆的順着他走了回來。報夜的剛報了一點鐘，當在他走入村子裏時；他小心着，驚怯着，向一個牆角裏躲藏了去，若是他一聽到了脚步的響聲，這樣他偷偷地沿着街道走了下來；在他自己的房子前他越過一層短籬，噤着脚步，走向他女兒安歇的耳房向着院子開的窗前來。他還不會到窗前時，就把他的懷中刀子取出，然後又向屋裏探聽動靜。一盞燈在棹子上放着，啊嘉得坐在燈的旁邊。她用手支着她的頭，她的哭得紅腫的眼睛向那正遮着她的立着偷聽的父親的窗戶望去，她似是爲她還不會

回來的父親正在疑懼操心。齊德蘭想要敲門，但是他猛一瞧見他女兒的眼淚，他的手腕就癱軟了；他覺得由這一雙眼睛的深處還有一雙其它的，冷然的，威嚇的眼睛向他凝視着，就是他的死去的妻底眼睛；冰冷的戰顫貫徹他的週身；「這連我也不能了，也不能了！」——他呼了出來——「那麼我是死了的麼？」他如同中了魔力的一般疾速離開了院子，竄出了街衢，如同在清晨一縷一直的向前奔去，爲的是要永久不復回頭。

十二

整整的一年之後，理髮匠齊德蘭的家庭裏第一次又發生了一個喜慶之日。啊嘉得和轡哈得携着手兒到教堂裏去行結婚禮，宣教士把雙手合起，向缺少了失蹤的父親底降福的一對新夫婦底頭上把上帝的降福禱祝了下來。啊嘉得的眼裏亮晶晶的淚珠湧流了下來，當在尊嚴的宣教士用極感人的話來勸告它們，這可得以歡然安享現在了，不要再在過去時期的墳墓之下冥然的夜行了。

及至它們兩個回到家中時，啊嘉得抱了轡哈得底脖項放聲大哭「唉」——她嘆息着說——「我覺得，我們在這一時裏似是犯了一個重大的罪惡一般！」

轡哈得將她溫柔地引至一張椅子上坐下，但是他却一言不發；他走至窗前，悵悵惘惘地向窗外望去。他覺得，他似乎應當深責自己的不當，因爲他不曾充分的敬重了她的苦痛，並且在兇野的慾望裏勸她走了這一步，這雖說在平時是人道的和純潔的，但這次却把這個溫柔的人兒硬逼入破壞裏去了。啊嘉得覺出了轡哈得心裏爲難的感動，反走至他的身邊說：「我的轡哈得，你不要爲難罷，我們兩個人是只可有一個念頭的：就是「上帝！」」

「安寧，寧安，

唉，爲疲憊的人們，

何等甜蜜的響聲！

只要我提起了你的名子，

我就覺得，我認出了

你的輕微的足跡，

感到了你的吸呼的氣息，

柔和地吹入我的心裏，

鎔解了我的隱痛，

洞穿着我的心！

安寧，安寧！

唉，你甜蜜的響聲！」

「再來一次，再來一次！」一個貧窮的，穿着一件全破了的外衣的老人呼着說，淚珠在他的腮上
流着。

但是那個在一個安靜的晚間在「地方」的市場上搖着手搖琴，唱着這首歌的人，却趁着路燈的光亮
瞧了瞧圍觀的人們的臉面，及至他覺得，他的這一首極可感人的頌歌已經使它們厭倦了，于是他

絕不顧及那個被感動了的乞丐的「再來一次」的請求了，他又開始歌一首極令人可怖的浪漫故事詩：

從前有一女郎，生來天性高傲，體態窈窕，

但是她心裏却從不曾發生過愛底根苗，

許多青年俊秀的求婚者來了，

可是沒有一個得以達到，

使她把自己的心歡然地表。

忽然一陣剝剝啄啄的敲擊，

正半夜裏起自小女郎的小窗際，

敲窗的是一個穿了烏黑裝束的青年，

女郎雖然戰顫，却是給他敞開了窗扇，

彷彿是她自己的丈夫一般。

他啞然地圍抱着她，在他的細瘦的臂腕裏

他連連地搶去了她的吻，

她哭泣，但是她不能抗抵，

她覺得她的週身似是爲鎖爲鏈所束縛，

那男子於是開始行他最後的歡樂。

他默然地把他置放臥榻上，

他不變一聲的來拒絕他，

他作完了他的罪惡的行爲，

他冷笑着高聲說：祝你夜安，祝你夜安。

你已經成了魔鬼的屬眷！

搖手搖琴的人唱完了這首詩，他身傍立的一個老婦拿起她的碟子來，向圍觀的人們討錢；這時先頭發言的那個老人由人羣裏擠了過來，一個瘋癲的人的模樣，兩眼凝直着幾乎絕不轉動，他抓住了搖手搖琴的人的手大聲說：「我懇求你，爲上帝的緣故，你告訴我——這是實在的麼？這是實在發生的事情麼？」

搖手搖琴的人並不作答，他只是愣怪的樣子瞧着那個老人；但是那個老婦，她也聽見了這離奇的詰問，於是轉過身體來，用她的難聽的，嘎嘎的嗓音開始說道：

「這自然是一定的，的確發生了的事實，在瑞士國，在那個有巍巍峨峨們高山和無底深的深淵的國度裏，在那裏那個可憐的姑娘寒凝了起來，成了一個冰人，現在還在阿耳盆山底一個最高峯上坐着哩。我們的歌兒裏所說的都是實在的。」

齊德蘭——這個乞丐正是他——覺得心裏如同中了一支致命的飛箭一般，當在他聽見了老婦的聲音時；她正是他當初在他的家裏留宿的那個東方遺民，並且她會把他的可怖的命運向他讖言了的。他只敢向她的黃色的，不潔淨的面孔上瞧了一眼，並且及至他瞧見她開始要動她的醜惡的，枯槁

了的兩片嘴唇時，他就急忙的跳着跑走了，因為他彷彿覺得，有一羣的惡魔在她的銳利的眼波裏隱藏着似的，並且他彷彿覺得，她這就要開口用兇惡的話來殺他了。

他向大道旁放着的一條公用的長橙上坐下；單調手搖琴底響聲和搖琴人的歌聲，這是他現在又另到一家門前，開始重唱先頭的詩歌的緣故，陰森森地自遠處透到了他的耳邊。但是及至他又把這歌兒聽了一遍之後，他就覺得他自己和世界和一切的圍繞着他的，都忽然的轉變了過來，彷彿這一下，他就可以向生命上最幽深的生動處瞧一眼了。信仰上頭的虔誠感覺，甚至渴慕和希望在他的胸脯裏又甦生了；他仰着首向那天空恒古如一的列星列宿上頭望去，他彷彿覺得涼爽的夜晚，拂掠過他的火熱的面頰的，似是向他呼着說：「終究是有一位上帝的，他垂憐於世間一切可憐的人們，那麼他也是垂憐於你的，並且他是喜歡醫治世人們的傷痛的；但是魔鬼的勢力比他還要大：這你沒有覺出來了麼？」

「是的，這我覺出來了！」——齊德蘭呼了一聲說——「寬赦我罷，你仁慈的上帝，我這樣兇惡的犯了反對你的罪過！我也覺出來了，我的可憐的，不幸的女兒是無罪過的——魔鬼把他如同瑞士的那位姑娘一樣，用魔力束縛住了，人類的能力對於一個魔鬼能怎樣啊？嗚，我這個瘋狂的人，這我不會久已感覺了的，這我絕不會想到了的，當在我懷着一個無良的殺人的念頭立在她的窗前時，一種無影無形的威力阻住子我，不會下手實行了這凶慘的惡業。我的上帝那時臨近我的身體，我真是有幸福的，我現在認出了他！」

搖琴的人同着那個老婦自他的眼前走了過去。齊得蘭把最末後的一個討要了來的格羅森由衣袋

內取出，他把這一個格羅森納入老婦手裏。並且說：

「寬恕我的罪罷，我今晚向你們所犯了的；你們是我的天神，我竟反視你們爲了魔鬼。但是這是魔鬼來作弄了我的！」

「這是一個什麼人？」搖琴的問跟隨他身邊的老婦，它們正向前走着。

「一個發瘋的人！」老婦回答，並且失笑着。

齊德蘭聽了這句話，直稜稜地愕疑在那裏。「我是一個發瘋的人麼？」他發問，並且默然把口閉起，似是要等待自己不知不覺的來回答的一般。「不是的，不是的！」——他過了一會兒呼了出來說——「我從前是發瘋的，這個老婦底話說對了，完全的說對了；但是現在我認出我的上帝來了，並且知道了我應作的事體！」

十四

喇嘉得一晚坐在棹前，並且作着鈎織的手工。她在等待她的丈夫。外屋的門忽然敞開，她還不會自椅上立起時，裏屋的門也跟着敞開了。一個老人穿着藍襖不堪的外衣走了進來。喇嘉得大聲驚呼着說：「我的父親！」

「你的父親，可愛的喇嘉得」——齊得蘭回答——「你一定不會忘了你的父親的！」

他說着向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

喇嘉得拿眼睛睜着他，爲這時擁上了她心頭的一些感覺她尋不到可說的話了。

「你出嫁了麼，女兒？」——齊德蘭繼續着說——「我方纔纔聽說，並且這也是我意料到了的

」是的，父親，」——阿嘉得說，並且低頭向地上瞧着。

「你不用怕抱怨，」——齊德蘭過了一霎開始說——「你是不得不如此的；你只覺得那束縛着你的繩套的魔力，却是不知，那個拿這繩套來束縛你的是誰。」

阿嘉得心裏已經開始甦醒的希望，却又被他這幾句話完全的給破壞了。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但是我却完全不爲你戰顫，」——齊德蘭確有把握的樣子說，並且他的臉上微微的又起了一陣最後的，復返了回來的紅潮——「因爲你要同這個可怕的誘惑者登時就要永久分離了的，若是我把他的名子舉了出來。你不要害怕，可愛的女兒，上帝底仁慈是無邊的。你是魔鬼底妻子！」

「父親！」——阿嘉得呼了一聲，並且向他瞪目愕視着一言不發。

「魔鬼底妻子！」——齊德蘭安然的又重說了一遍——「這你可走罷，我的女兒，同我走罷。不要使靈魂和肉體都喪失了，此世暫時的福樂！彼此永久的福樂！」

在這一瞬間，齊德蘭得走進屋來了。齊德蘭暴怒着朝他奔了上去，但是他向前走了幾步，忽然的立定不動，彷彿省悟了過來似的。他急忙的劃了一個十字，譯者註：按此係耶穌教徒之一種手式並且大聲

呼：

「以聖父，聖子，及聖神的名義，你給我滾開罷，撒旦！」

齊哈得這時纔把齊德蘭認了出來，他絕不動轉的立在了門邊；他不知他是在作夢哪，或是醒着。

「你看，」——齊德蘭向他的女兒高聲說——「你瞧，他是不敢進前來的麼？」
他緊緊的走至帶哈得的跟前，並且說：你的冷笑，你的龔牙咧嘴，都完全的不能令我害怕，雖然你戴起了人類的假面具，却也不能把你盡情的隱藏了起來。以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而征服了地獄的神聖底名義，你從這裏滾了出去罷！」

啊嘉德跪倒地上，大聲禱告上帝，開啟她的父親的錯亂了的明悟。

「你那裏禱告的甚麼？啊嘉德？」——齊德蘭向那發問，並且心裏起了一陣驚顫。

一個小孩子的聲音喊叫起來了。啊嘉德立起向搖籃的旁邊走去。

「一個小孩子，啊嘉德」——齊德蘭說——「你有一個小孩子麼？」

「是的，父親，你瞧我的小孩子罷！」——啊嘉德回答他，並且由搖籃裏抱出一個小小的，可愛的嬰孩來，嬰孩方自甜蜜的睡夢中醒轉，夢的殘跡還戀着它的面頰，未曾退去。

「一個小孩！」——齊德蘭差不多低沈了聲音說，並且把眼光自帶哈得底身上轉了過去，他仍在依着門邊在那裏立着，陷入了無邊的憂悲之中。

「一個小孩！恒古不老的自然！」——齊德蘭又重說了一遍，並且向小孩的眼裏看去。嬰孩怕起這個生疏的，兇野的人來了，這個人底眼光像是要洞穿了它的一般。

「一個小孩，如同其它的小孩們一個樣，」——齊德蘭木木鈍鈍的獨自言語——「不帶着地獄的凶險在眼波裏，不帶魔鬼們底氣味，並且小孩子們是自上帝來的。那麼我是發瘋了麼？——是的，我是發瘋了，那個老婦不是也說了的麼！把我送到瘋人院裏去罷！」

他昏然地仆倒了地上。

叫賣

紅樓

——自己底詩歌之一

磨——剪——子——

磨——剪——子——

正當陽歷年節，在冰冷死寂的街上磨剪子的一聲聲叫着過去。想見那滿揉麥楷的蓬髮，穿着單薄灰色破襖，僵僵而且畏縮的身軀；肩上扛着一根柴板凳，一頭纏着鋪襖，一頭綁着磨石。

我會聆略過「燒鷄」，「爐肉」的驕傲，也賞識過那「翠花」，「雪花膏」的細膩；賣竹咪咪賣磁叫子的吹着狀元遊街的歌調，「吹錫人」，「誰買餛飩」也自有他的風味；總沒聽見過「磨——剪——子——」這樣悲悽。

總有那塌鼻子，爛眼睛，少胳膊，沒大腿，甚或舌爛三尺，臍洞流膿，匍匐道路漫聲哭號的叫化子；聽了教人恥憐。也不至像「磨——剪——子——」這樣，教人倏感身世，教人無可如何，教人永遠悲悽！

正當新歷年節，在冰冷死寂的街上，他一聲聲叫着：

磨——剪——子——

磨——剪——子——

一九二九，一，三。